



边缘世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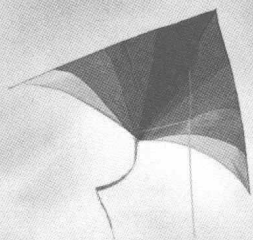
二十世纪末二十一世纪初的故事

沐箏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http://www.clapnet.cn>



边缘世纪

二十世纪末二十一世纪初的故事

沐箏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http://www.clapnet.cn>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边缘世纪 / 沐箬著. — 北京 :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15.5

ISBN 978-7-5059-9929-9

I . ①边… II . ①沐… III .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112881号

边缘世纪

作 者: 沐 箬

出版人: 朱 庆

终审人: 朱彦玲

复 审 人: 李 民

责任编辑: 刘 旭

责任校对: 郝媛媛

封面设计: 刘 伟

责任印制: 陈 晨

出版发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农民馆南里 10 号, 100125

电 话: 010-65389147 (咨询) 65067803 (发行) 65389150 (邮购)

传 真: 010-65933115 (总编室), 65033859 (发行部)

网 址: <http://www.clapnet.cn>

E-mail: clap@clapnet.cn

liux@clapnet.cn

印 刷: 北京墨阁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北京墨阁印刷有限公司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天驰洪范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 710 × 1000

1/16

字 数: 215 千字

印 张: 15

版 次: 2015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59-9929-9

定 价: 26.00 元

版权所有 违法必究

自序

记得那时，高考结束，一片茫然上了大学，不知该干些什么？当时我还写过邮件给我的哲学老师，我问他如果人真想自杀，你能制止得住吗？他说，对我们学生就有信心，对别人不敢保证。

后来，我迷恋上了文学。现在回望起来，是文学给了我人生的方向，给了我生活的动力。别人情侣晚上在搞男女热恋关系，而我在学校的电灯光下，与文学热恋。喜欢朗读文本，包括散文，一些意识流小说、话剧，厚厚的书，整本整本读下来；夜里回到宿舍也是睡不着，开着台灯读名著，夜里通宵看书，自然白天也就起不来上课的，有几个文学老师对我很好，他们知道我在看小说、写小说，那些应试性的考试也就不为难我，还处处为我考虑，考试特意给我“放水”，看的东西多了，心情自然就激动起来，想起以前的故事，便是《边缘世纪》最初的章节。

再后来，临近毕业，我不想工作，便躲在学校里，学校毕业班的同学都走完了，没有什么人，一想到物是人非，往事如烟，便心生灵感，继续完成《边缘世纪》的其他章节了，开始写，便把这故事的名字命为《寻找过去的时间》，想着法国布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与这名字相似，记得一位译者起初也把“寻找过去的时间”作为布鲁斯特这本书的译名，自己很喜欢，便用了这名字。后来写着写着，感觉这个故事与布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不同，它是意识流著作，写自己思绪的，没头没脑地写，而自己这个故事，虽然接近真实的思绪，但也不免添油加醋，自认比不上他的作品，所以把自己这个故事的名字改了改，叫作《十年犹一梦》，想着

这故事是发生在二十世纪末至二十一世纪初，十多年时间里的，生活在这十多年里的人们，总会想起一些这个时代的主题，比如计划生育、六合彩、非典、网恋等。这名字也觉得满意，写出来的故事总要有有人看，便把故事的最初几章发到了网上，有网上的编辑看到了，便要找我签约，觉得编辑开出的条件很是苛刻，没同意，便也不在网上发了。后来的一天，无意在网上搜索“十年犹一梦”，便看见有网友发问寻求这个故事的全稿，看到此条信息，自己对写完这个故事就更有动力了。《十年犹一梦》这名字毕竟感觉太过于浅薄，便把故事的名字改成《边缘世纪》，“边缘”便是世纪的边缘，二十世纪末，以及二十一世纪初的边缘；“边缘”也是生活的边缘，是那个时代，人们思想的边缘，是主人公孟子欣成长的时代边缘……

记得那年上初中，我十多岁的样子，正是自尊心很强烈的年代，家里经常吵架，我父亲三兄弟吵着要分家，因为我二叔没结婚，没孩子，在大人讨论怎么分家的方案上，我父亲当着我的面说以后我长大了，让我养我二叔，便也要改叫我二叔为爸爸，那时正处少年时代，我的自尊心被彻底撕碎了，我比叛逆的孩子更叛逆，比爱玩的孩子更爱玩，我无所谓，反正父亲都不要我了，那时我这样想，便经常跑网吧去上网，与网友恋爱，同网游过夜，我知道这样不对，但我控制不了自己，我总感觉网吧是我唯一的心灵慰藉，它比我的家更像我的家，比我的亲人更像我的亲人。于是，我母亲经常哭，经常在半夜里去网吧找我，起初母亲是好言相劝，后来转而带着鞭子去网吧打我，把我找回来后，母亲除了叹气就是哭。后来，初中有个语文老师在与我母亲交谈的过程中，说出了其中管不听我的根源，有一天，母亲便带着我去县城里买衣服，在买衣服的过程中，我却爱上了街边的小鸟，便也吵着买回来了一只，放在家里养着，加之后来学校的老师也对我特别教育，我的成绩便渐渐好了起来，勉强进了高中的校园，高中一个班主任在管理班级纪律的过程中，我年轻的心被撕碎了，那时我多冤枉！从此也孤僻了起来，只管学习，不爱与人交往。那时我开始觉得生

活是苦味的，我曾经问我姐姐，能成为一名作家好不好？她说有什么好的，以后经常被别人讨论有什么意思呢？但我始终是那个时候开始喜欢上文学的，记得高中课本上，有篇节选史铁生《我与地坛》章节的文章，记得在早读课上，读着读着这散文就哭了，上了大学更是把这文章读了好多遍。我想，生活的力量就是从文学中来的，就像史铁生说的，活下去试试看，总不会亏本，总会有收获的……

我承认，我总是在“本我”、“自我”以及“超我”的人格世界中游离徘徊，我很自私，我否定“本我”的思想，便把那些以偏向生理追求的故事人物，一个个写成了不好的结局，但有时候我又于心不忍，毕竟这个社会是现实的，我们总不能生活在游离的状态中，总不能一次爱情的失误就否定了我们以后的生活，失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不懂得从失败中吸取教训，更好地为以后生活，别人爱说“过去的就让它过去”，我却要反驳，过去的不能让它过去，“过去的”应该成为我们以后生活的经验，我们应该记住它，于是便让故事里的孟菲菲回到生活里去，让劳动改造人，我也相信劳动能改造人。

最终，我的那些“超我”的人格思想在现实的生活中，使我撞得头破血流，毕业后找不到工作，我便节衣缩食，我的一些价值观，很难在社会生活中形成合力，便辗转地来回工作，拿着城市里最低的工资，做着城市里最下等的工作，城市或许不属于我，于是在看到家乡招考村官的公告后，毅然回家，我姐姐说我在逃避，父母也看不起我。天无绝人之路，最终还是以微小的分差被录进村官的行列。两年来，我微薄的力量改变不了什么，便有了“后记”的故事。

这十多二十年的故事有点长，但很清晰，你若想听，我就静静地讲给你听。

2015年1月28日

目录

自序 / 1

一根火种 / 1

跌落的风筝 / 9

生活里的白开水 / 17

本是同根生 / 30

简单生活的人 / 36

错误 / 41

迷戏生活 / 53

赌一把 / 64

两代人的绝隔 / 73

独自生活 / 85

病魔 / 105

修身悟道 / 117

独木桥 / 122

一场雷雨 / 128

父债子还 / 138

心灵港湾 / 148

情到尽头 / 157

彷徨 / 170
丢失了的童年 / 176
没有方向的日子 / 183
沉沦 / 192
戏如人生 / 197
揉碎桃花 / 202
往事如烟 / 213
求职生涯 / 217

后记 / 226

一根火种

平安镇的冻雪下得正浓，一粒粒小冰珠打在石板路上，夜色清晨，石板路上跳动着的小冰珠，一上一下，挥动着小影子，发出“飒飒”声，大自然的音乐配合着大自然的舞蹈，演绎动人心魂的剧目。剧目里的情节会把房梁的雨水定格，会把地面刷得雪白，没有人欣赏的剧目，总会带给率先起床的人于惊喜。

“哇，昨夜下了那么大的雪。”清晨，第一个起了床，往外探着雨雪的人惊叹着。

南方没有漫天飘飞的雪花，南方的人们爱把结成冰子的小雨珠说成是雪。

“我说，孟爷子，都下那么大雪了，就别去了，当休息一天。”

床沿上，睡在一边的孟老婆子说起话来。

“不行啊，一天不去，卖的钱就少一天，别的人就多一天呢，我得去，得去……”

说着，孟大爷子赶紧下了床，慌忙穿起裤子，打起腰带子来。

“这全镇就你一个人起得最早了，起那么早，杀猪场也没个人影儿，去到，你不依旧要在那等？”

“我约好了姓李家那个屠夫，一起早起杀猪的……天那么冷，猪在那里，别冻死了，早杀早好啊。”

“我说啊，你老头子还是别杀猪了，早起帮媳妇开店铺摆摊位算了。”

“哎呀，你总是这样唠叨，儿子、媳妇，他们忙他们的，我忙我的，都互不相关的事情。”

老爷子穿好衣服，刚要走，听得老太婆咳了几声，不免回过头来说道：

“以后啊，少去种那些地，累坏了，又在外染上了风寒……”老爷子说着话，停顿了一下，不见老婆子回话，继续说道：“好了好了，我去杀猪，晚上带回猪心给你吃，吃了就不咳嗽了。”

老爷子扔下一句话，开了大门，往雪白的黑夜里走去。

“李阿宝……阿宝……”

老爷子远远地看见李阿宝在杀猪场边蹲着，一堆火焰烧着李阿宝斑驳的双手。

“你来了多久了？”

“没来多久，刚把火盘燃起……这天太冷了，地上都结冰了。”

说着，李阿宝站了起来，随手从地面拾起大环钩和尖刀，往猪圈那边走去。

“杀了那么多头猪了，你会不会害怕？”

年轻的李阿宝问着比自己年长的老爷子，老爷子并没说话。随后，李阿宝用大环钩，钩住一头大肥猪的嘴巴，大肥猪发出“呱呱”地惨叫声。

“快拉住它的尾巴。”

老爷子发出全身的力气拖住大肥猪的尾部。李阿宝右手持着尖刀，一刀就插在了肥猪的喉咙里，大肥猪发出惊破天地的叫喊声，慢慢地，叫声变得脆弱，肥猪没有了力气，两人把肥猪拖到了杀猪池里。李阿宝把尖刀从猪的喉咙里拔出来，鲜红的猪血像水龙头的自来水“哗哗”地流出来。两人把肥猪吊了起来，开肠破肚。

“留个猪心给我，我老婆生病了，天天唉声叹气。”

说着，李阿宝笑了笑，两人把猪肉扛上了手推车，运到了集市，摆开来卖了。

“猪心还是卖掉吧，这个价钱高，镇政府里那个高书记特别喜欢吃这个，咱们多给自己留些肥肉，可以防‘夜黑’^①。”

孟老爷子撇着嘴，一副不情愿的样子，李阿宝继续说道：“那个高书

① 夜黑：即夜盲症。

记……计划办^①的一把手，他一句话，咱们多一根香火。”

“那好吧。”

谁知，两个人商量好的，到了晚上，猪肉什么的都卖光了。老爷子只好买了一瓶枇杷露回了家，老婆子咳嗽不止。

“老爷子啊，我咳嗽，枇杷露敢情是吃不好的，要不要出去打几枚针……”

说着老婆子又咳嗽了几下，老爷子听她这么说，心中免不了产生几点畏惧。

“我可能是挨不过这个冬天了。”

“别说这样的话，你要对这个有信心，过了这个月，下个月天气就转暖了。”

“要等多久，这个冬天才过去呀？”

“你看见窗外的那棵枣树了没，绿叶都快发芽了，不用多久就春天了。”

老婆子看着窗外被寒风拂动的树枝，光秃秃的树枝映着绿色的霞光。

“以后你要多想想春天，别总是想这冬天，春天暖暖的，满大地都是绿色的……多想想春天的到来，病就好了。”

“嗯”老婆子仿佛看见了绿色的山花，红色的桃树……

“过了这个月，就可以上山种花生，种番薯去了。”

被老爷子这样一说，老婆子心情也就好多了。有一天，老婆子躺在床上，儿子孟辉依偎在老婆子身旁，说道：

“娘，阿霞又有了。”

老婆子听儿子如此说，一头雾水，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儿子，儿子忙补上一句，说道：

“阿霞，您大媳妇怀上了孩子……”

老婆子这一听，真是不得了，忙起了身，下了地，东张西望起来，孟

^① 计划办：民间的口头语，全名为计划生育和人口信息办公室。

辉拉着母亲的肩膀，说道：

“娘，这里没外人，别人不知道。”

“上次生完，不是扎掉了，怎么还生？”

“没错，是怀上了，昨个，她还在呕吐。”

“嘘嘘……小声点，别给人家听了去，被大队^①里的人知道了，可了不得。”

“再过一个月，我打算带阿霞去山里头——她娘家那里躲躲，生了孩子就回来。”

“这个月就去吧。阿霞肚子大了，会被别人看见。”

“我们去了，这店铺怎么办？”

“你还管这个店铺做什么？我们家可以添一根香火，这是祖上积德。”

“嗯，这个事要跟爸说说，看他什么意思。”

说着，老爷子从外走进来，说道：

“你们说那么大声。可能早被人知道了。”

“外面还有人么？”

“没人，我的意思还是去打掉吧，那么多孩子，我们也养不过来，肚子里这个也不定就是男孩，是男孩还好，要是女孩，那怎么办？现在都已经两个女孩了。”

“上次生子勇的时候，去结扎了。”老婆子吞了吞口水，继续说道，“现在还能生，这是老祖宗积德，子女满堂，天星下凡哩！”

孟辉夹在两老中间沉默着，两老望着他，等待他说话，良久，孟辉说道：“我打算下个月带阿霞去山里躲躲，把孩子生下来。”

“好吧，就这么定了。”

拍板子的是孟老爷子，老爷子说完，便叫自己儿子孟辉同自己一起往外院子的猪圈走去，两个人从猪圈里拉出一头小猪，把猪两脚绑在了墙上，猪在墙根上使劲挣扎，一会儿气息无力，猪瘫在了墙上，孟辉便从口袋里

① 大队：即生产队，村委会的旧称，改革开放前，计划经济，统一生产，农民称村委会为大队。

摸出刀片，在猪的下腹割了一个口子，正准备阉割小猪……此时，外面传来敲门的吆喝声，阿辉走出去开了门，乍一看，是那村委会的计生女主任。那女主任手里拿着一支笔，睁着大眼睛。

“怎么那么久没把门开，都做什么了？”

阿辉被她这样一问，顿时吓出一身冷汗，吞吞吐吐，忙说道：“我妈生病了，在家里照顾呢。”

“我说怎么去店铺找不到你……你媳妇一个人在那，又不懂这些事，只好把事情专程告诉你，是这样的，你老婆去年结扎的，到现在已经一年了，这个月你要叫她去服务站检查检查，这是上面的规定，你不去，别叫我们来捉你去！”

“好好，我知道了……我妈好点了，我就带阿霞去。”

孟辉还没说完，计生主任扭了头离开了去，阿辉关了门，走了回来。

“不得了啊，明儿计划办^①的人就得要阿霞去检查肚子，万一被检查出来怎么办？”

“啥万一呢？去检查了，肯定能检查得出了。”

顿时，众人沉静了一会，老爷子立刻拍案而起，寂静的人群中“啪”的一声。

“往后山……”

老爷子只说了三个字，众人茅塞顿开。

“现在家家都藏^②，我们也藏。”

“什么时候出发？”

“就今天晚上。”

“不，现在就准备！”

说完，孟辉就跑出去找孟霞，两个人在门房里收拾行李。外面传来“噗噗”的敲门声。

“不好，计生主任一定带人来了！”

① 计划办：计划生育和人口信息办公室。

② 藏：躲避计划生育政策的追查。

“快从后门去。”

孟霞和孟辉往后院里走去，打开房门，往后山逃去了。

计生主任向高书记报告了情况，一会儿，领导们开了会，决定明天深入后山，抓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孟氏夫妇。

计生主任打电话叫平安村村委会的村主任高四过来商量明天行动的事，计生主任说：

“这个事，镇领导特别重视，这是刹住‘逃生’之风的重要举措。你们要好好配合，首先，你得先回去摸清后山那边的情况，找找熟人，看有没有内线；第二，要准备好防护工具……哦，当然，我们这边的派出所会来人，你们村的那个鞭炮厂，叫他送几捆‘老四号’纸炮过来……”

第二天，天还没有亮，镇政府的人匆匆往后山摸黑而去，一路上，狗声紧吠，刚来到后山，却发现满山都是早起种地的人，镇政府的人慌了，这是怎么回事？孟氏夫妇住的地方就在不远的前方，要不要去抓？本来想来个突袭的，却没想到是这样的境况。

这时，远远地，孟辉正在早起忙做，看见了镇政府里的人，而这时镇政府的人也看见了他。高书记急忙一声令下：“快把他捉起来。”孟辉此时慌了，急忙大喊起来：“警察来了！警察来了！”警察一个加速，一把揪住了孟辉，孟辉只好叫苦。

山上的人看见孟辉被捉，驻足的人顷刻骚动起来，一位头发发白的老农提着锄头走过来，后面陆续跟着年轻的几个种地者，高书记急忙亮出炸药，高书记说道：

“你们别乱来，我们是公务人员，孟辉违反了计划生育政策，我们是来捉他去结扎的！”

高书记大声说道：

“无论是谁，违反了国家政策都要受到惩罚，大家别动，这里都没你们的事。”

此时，计生主任走过来，低下头，对高书记说道：“还有他老婆没捉到，

怎么办？”

“捉到一个就算不错了，回去有个结扎也好，也好有个交差。”

高书记带了头，一伙人押着孟辉下了山。把孟辉关在了“计生办”里的空房子里。门口派人守着，生怕孟辉跑了。

这边，政府里的厨房正是杀猪庆祝战果，打算吃完早饭，就派车押解孟辉去县城结扎。

县城医院里，医护人员把孟辉推进了手术室，模模糊糊，无数个灯光照在孟辉的身子上，医生把孟辉的四肢都捆了起来，孟辉觉得一片惊慌，想哭却哭不出来，心里琢磨，是不是自己从前阉猪阉太多了，如今要被别人阉了？医生说道：

“你一个大男人怕什么怕？给你打多点麻药，一会你就睡着了，醒来后，就扎完了。”

“医生，我不做了，呜呜……放了我吧。”

“放了你？这由不得你，谁叫你违反计划生育的来？哎呀，你别怕，一会就好了。”

孟辉听他如此说，心中更是难受，哭鼻着脸。医生见其这个样子，转念说道：

“哎呀，你叫孟辉吧，你不知道啊，我们干医生的啊，一个月就那么几百块钱工资，做一个结扎手术，就那么一百块钱的奖励，哎，这个手术不做不行啊……其实，我们也知道，做结扎手术很痛，非常非常痛……”

手术台边的医生，手拿着小型的手术刀，晃动着，孟辉被他这样一吓，急忙生出智慧来。慌张中，说道：

“你放开我的右手，我口袋里有，有，都有……”

医生帮孟辉解开了右手，孟辉匆匆地从口袋里掏出一扎暗灰色的人民币来，医生看了看，说道：

“这还不够。”

说完，医生从口袋里拿出一张纸和一支笔，继续说道：

“在上面签字吧。”

孟辉借着手术台的灯光，模模糊糊看着上面的字体，一通也不知道写了什么，只见一堆阿拉伯数字“欠款 1000 块人民币”旁边还附着汉字。

孟辉说道：“好吧，我签字……”

孟辉接过了笔杆，伸出手来在上面签了自己的名字，还按了手印。

“手术不用做了，但是麻药还是要打的。”

医生往孟辉的手里注射麻药，孟辉晕晕沉沉便睡去了……

孟辉进了手术室，在手术室里给了医生一千块钱，保住了自己的命根子，钱去了，还可以赚回来，妻子顺利生产，产下一男婴，孟辉感觉欣喜，于是将这男婴取名为孟子欣。

跌落的风筝

春日黄昏，正是残阳西照，河道上，阳光红润润地铺在水面上。一群小男孩，赤着身子在河水里戏耍……

“你来捉我呀，来捉我呀……”河岸上，一个小姑娘正蹲在黄土礁边，嘻嘻哈哈地泼水给河里的一个小男孩。小男孩趟在河水里，踉踉跄跄地往黄土礁边来，刚到黄土礁边，小姑娘突然转身往回跑，在路上扔下一连串的话。

“我不敢了……我不敢了……我是来找我哥哥回家的……”

小男孩看着小女孩逃跑的样子甚是可爱，直发傻在那笑，并没有上岸追过去。小女孩见小男孩没追上来，停住了脚步。小男孩挥动着手，笑咪咪地说：

“你过来，你过来……我帮你喊你哥哥去，我不打你就是了。”

说完，小男孩往河里游去，向另外一个男孩喊起话：“林峰……”那男孩把头转了过来，看着正在喊自己名字的孟子欣，子欣继续说道：“你妹妹林倪来找你了呢。”林峰抬起头，看了看站在黄土礁边的林倪，回转了头，向周边的伙伴们说：

“我妹妹来找我了，我回去了……”

听着林峰要回去，大家也就起身不游了。子欣看见大家都要上岸，便呛呛咧咧地对林倪妹子说：

“我们要上岸穿衣服了……你要看我们穿衣服吗？”只见林倪双手捧住眼睛，转了过去。

大家穿好衣服走在回家的路上，一个男孩发起话来。